

朱宥勳：今年想完成的事／認真打筆戰

2015-01-15

聯合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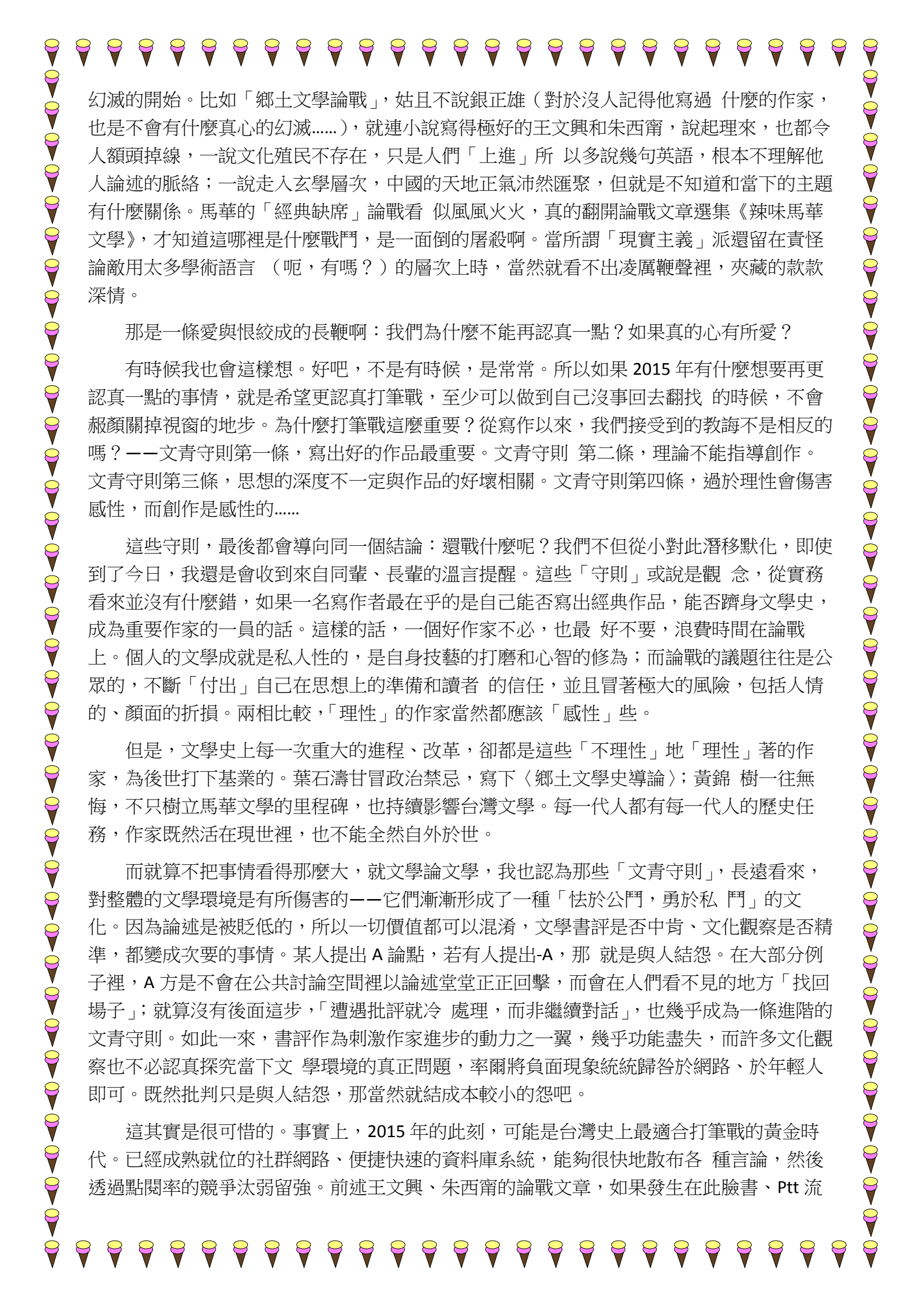
圖／吳孟芸

〈2015－今年想完成的事〉三之二：戰鬥篇

剛開始讀文學史，讀到那些驚天動地的經典筆戰時，總是有一種景仰之情。文人沒有刀槍，筆在手，鋪開紙，油墨光影間就是一場惡鬥。雙方陣營各持信念，或有政治利益勾連其間，或有扶弱仗義的一股意氣，幻化為各種文學意見，在一個詞彙、一個概念、一段推論裡頭擒拿騰挪。勝負往往一時難分，要過幾年之後，歷史證成了某一方的真知，後世讀者如我們便滿足地嘆氣：「那場論戰改變了歷史的方向。」

比如 20 世紀初期，中國「白話文運動」裡，錢玄同等人眼見運動反響不大，別說無人響應，連敵營的攻擊都沒有，引不起一點火花，遂仿照守舊派的偏見，自己寫了一篇文章攻擊自己，終於引發兩造大戰，可以說是中文筆戰「反串」戰法的始祖，現由 Ptt 鄉民發揚光大。1940 年代的「冀寫實主義論戰」、1970 年代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為了搶「寫實主義」和「鄉土文學」的詮釋權，一個用詞，各方表述，拚命如同搶灘、攻山頭。1990 年代，馬華作家黃錦樹一個「馬華文學經典缺席」的論斷，一槍捅穿馬蜂窩，餘波至今難歇，卻扎扎实實逼許多人睜眼看清該努力的方向。當然也有非常學術的論戰，比如「後現代與後殖民」這一主題，「三廖」（廖炳惠、廖咸浩、廖朝陽）之爭簡直三仙鬥法，水準之高堪稱台灣史上經典戰例。

然而，等到實際開始做研究、必須一篇篇通讀那些論戰文字之後，往往就是光華散去，



幻滅的開始。比如「鄉土文學論戰」，姑且不說銀正雄（對於沒人記得他寫過什麼的作家，也是不會有什麼真心的幻滅……），就連小說寫得極好的王文興和朱西甯，說起理來，也都令人額頭掉線，一說文化殖民不存在，只是人們「上進」所以多說幾句英語，根本不理解他人論述的脈絡；一說走入玄學層次，中國的天地正氣沛然匯聚，但就是不知道和當下的主題有什麼關係。馬華的「經典缺席」論戰看似風風火火，真的翻開論戰文章選集《辣味馬華文學》，才知道這哪裡是什麼戰鬥，是一面倒的屠殺啊。當所謂「現實主義」派還留在責怪論敵用太多學術語言（呃，有嗎？）的層次上時，當然就看不出凌厲鞭聲裡，夾藏的款款深情。

那是一條愛與恨絞成的長鞭啊：我們為什麼不能再認真一點？如果真的心有所愛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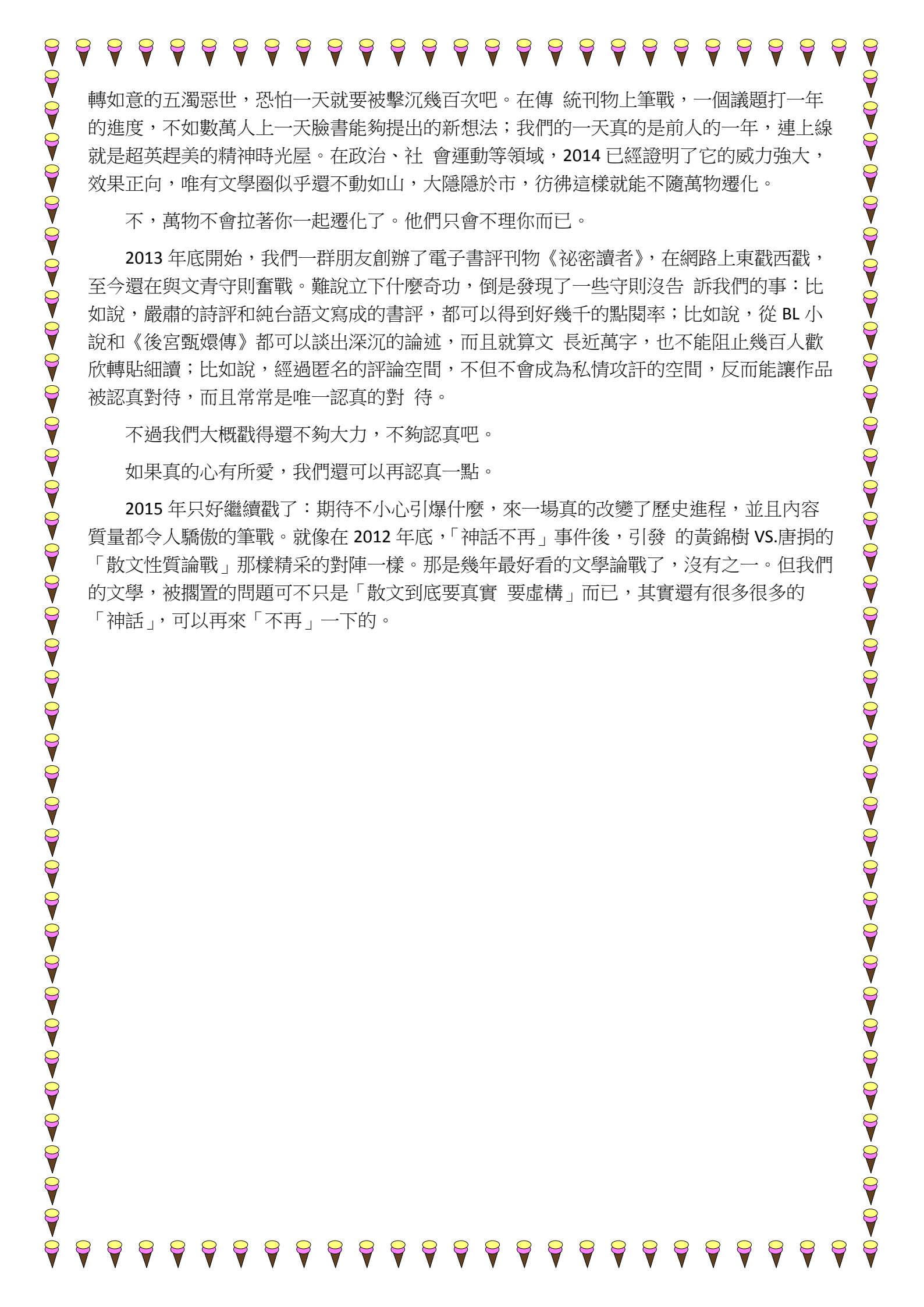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候我也會這樣想。好吧，不是有時候，是常常。所以如果 2015 年有什麼想要再更認真一點的事情，就是希望更認真打筆戰，至少可以做到自己沒事回去翻找的時候，不會赧顏關掉視窗的地步。為什麼打筆戰這麼重要？從寫作以來，我們接受到的教誨不是相反的吗？——文青守則第一條，寫出好的作品最重要。文青守則第二條，理論不能指導創作。文青守則第三條，思想的深度不一定與作品的好壞相關。文青守則第四條，過於理性會傷害感性，而創作是感性的……

這些守則，最後都會導向同一個結論：還戰什麼呢？我們不但從小對此潛移默化，即使到了今日，我還是會收到來自同輩、長輩的溫言提醒。這些「守則」或說是觀念，從實務看來並沒有什麼錯，如果一名寫作者最在乎的是自己能否寫出經典作品，能否躋身文學史，成為重要作家的一員的話。這樣的話，一個好作家不必，也最好不要，浪費時間在論戰上。個人的文學成就是私人性的，是自身技藝的打磨和心智的修為；而論戰的議題往往是公眾的，不斷「付出」自己在思想上的準備和讀者的信任，並且冒著極大的風險，包括人情的、顏面的折損。兩相比較，「理性」的作家當然都應該「感性」些。

但是，文學史上每一次重大的進程、改革，卻都是這些「不理性」地「理性」著的作家，為後世打下基業的。葉石濤甘冒政治禁忌，寫下〈鄉土文學史導論〉；黃錦樹一往無悔，不只樹立馬華文學的里程碑，也持續影響台灣文學。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歷史任務，作家既然活在現世裡，也不能全然自外於世。

而就算不把事情看得那麼大，就文學論文學，我也認為那些「文青守則」，長遠看來，對整體的文學環境是有所傷害的——它們漸漸形成了一種「怯於公鬥，勇於私鬥」的文化。因為論述是被貶低的，所以一切價值都可以混淆，文學書評是否中肯、文化觀察是否精準，都變成次要的事情。某人提出 A 論點，若有人提出 -A，那就是與人結怨。在大部分例子裡，A 方是不會在公共討論空間裡以論述堂堂正正回擊，而會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「找回場子」；就算沒有後面這步，「遭遇批評就冷處理，而非繼續對話」，也幾乎成為一條進階的文青守則。如此一來，書評作為刺激作家進步的動力之一翼，幾乎功能盡失，而許多文化觀察也不必認真探究當下文學環境的真正問題，率爾將負面現象統統歸咎於網路、於年輕人即可。既然批判只是與人結怨，那當然就結成本較小的怨吧。

這其實是很可惜的。事實上，2015 年的此刻，可能是台灣史上最適合打筆戰的黃金時代。已經成熟就位的社群網路、便捷快速的資料庫系統，能夠很快地散布各種言論，然後透過點閱率的競爭汰弱留強。前述王文興、朱西甯的論戰文章，如果發生在此臉書、Ptt 流



轉如意的五濁惡世，恐怕一天就要被擊沉幾百次吧。在傳統刊物上筆戰，一個議題打一年的進度，不如數萬人上一天臉書能夠提出的新想法；我們一天真的是前人的一年，連上線就是超英趕美的精神時光屋。在政治、社會運動等領域，2014 已經證明了它的威力強大，效果正向，唯有文學圈似乎還不動如山，大隱隱於市，彷彿這樣就能不隨萬物遷化。

不，萬物不會拉著你一起遷化了。他們只會不理你而已。

2013 年底開始，我們一群朋友創辦了電子書評刊物《祕密讀者》，在網路上東戳西戳，至今還在與文青守則奮戰。難說立下什麼奇功，倒是發現了一些守則沒告訴我們的事：比如說，嚴肅的詩評和純台語文寫成的書評，都可以得到好幾千的點閱率；比如說，從 BL 小說和《後宮甄嬛傳》都可以談出深沉的論述，而且就算文長近萬字，也不能阻止幾百人歡欣轉貼細讀；比如說，經過匿名的評論空間，不但不會成為私情攻訐的空間，反而能讓作品被認真對待，而且常常是唯一認真的對待。

不過我們大概戳得還不夠大力，不夠認真吧。

如果真的心有所愛，我們還可以再認真一點。

2015 年只好繼續戳了：期待不小心引爆什麼，來一場真的改變了歷史進程，並且內容質量都令人驕傲的筆戰。就像在 2012 年底，「神話不再」事件後，引發的黃錦樹 VS. 唐捐的「散文性質論戰」那樣精采的對陣一樣。那是幾年最好看的文學論戰了，沒有之一。但我們的文學，被擱置的問題可不只是「散文到底要真實 要虛構」而已，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「神話」，可以再來「不再」一下的。